

黑麗德

祝秀俠譯

國立中央圖書館叢書



祝秀俠 韓侍柏 主編

德 麗 黑

——譯 俠 秀 祝——

著士休・美

書 叢 藝 文 立 獨

編主 衍侍韓 俠秀祝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黑麗德

白報紙 五元四角正
瀏陽紙 五元一角正
熟料紙 四元三角正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者 祝秀俠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代表人 盧逮曾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處 正中書局

中國文化服務社

全國各大書局

清校者 蕭傳文 張如璧

譯者序

描寫黑人生活的小說，似乎我國還沒有譯品，本書作者休士（Lariston Huges）是美國著名的黑人小說家兼詩人。他這本「黑麗德」（原名 *Not without Laugh*）不但構成了現代美國文壇的一大事件，並且構成了他的創作過程及全部黑人文學發達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他在這部小說裏，描寫他們黑人的一個勞動家庭的生活，反映種族上的不平等，奴隸心理的變化，極爲動人。

休士在十年前曾到過上海，並且到過蘇聯，他現在還祇有四十多歲，他的創作前途是無限的。

這一次大戰的慘酷，也許會促進了世界和平和種族平等的理想，這本描寫黑人生活種種實況小說的逐譯出版，也許不無意義吧。

譯者

黑麗德 目錄

辭者序

一 暴風雨.....	一
二 對話.....	一七
三 詹保的信.....	三三
四 禮拜四下午.....	四三
五 六絃琴.....	五九
六 工作.....	七五
七 白種人.....	八七
八 跳舞.....	一〇五

九 狂歡節·····	一三一
十 處罰·····	一四七
十一 學校·····	一五七
十二 嚴冬·····	一六七
十三 聖誕節·····	一八五
十四 歸來·····	二〇三
十五 一個一個的走了·····	二一三
十六 唯愛·····	二二七
十七 理髮店·····	二三五
十八 兒童節·····	二四七
十九 罰款十元·····	二五九
二十 小西崽·····	二六五

一一	通知黑麗德.....	二七七
一二	魂歸天國.....	二九三
一三	泰比之家.....	三〇一
一四	一架書.....	三一
一五	賭場.....	三一九
一六	生活之門.....	三二七
一七	當心女人.....	三三七
一八	芝加哥.....	三五
一九	司機.....	三六九
二十	BLUES 皇后.....	三七七

蘇蘇到千里，書寫在書上。

第一章 暴風雨

去。賽德爾夫人向海琪爾說：『海琪爾，你快去拿把傘來。』
海琪爾跑去拿傘，回來時，海琪爾大聲地說：『呵！暴風雨來了！』
太陽一個血球似的慢慢地從樹林和屋頂落下去。留在太陽後面的天空，被雲塊遮得黑暗。

一隻小雞從後園跑進一個沒有髹漆的鋼琴箱子的四方洞里，那是當作雞棚用的。一隻老母雞喔喔地叫她的小雞集攏來，帶這些小雞們走進這個大箱子旁邊的一個小箱子里。空氣是十分的平靜。綠色的蘋果樹上沒有一片葉兒攢抖，後牆上的牽牛花沒有一個花蕾擺動，空氣是十分的平靜而且發黃，這悶熱使得一個小孩站在門邊靠近她的祖母，他用棕色的手握着她外婆的圍裙。

『暴風雨要來了！』海琪爾說。回來，『海琪爾，你快去拿把傘來。』

「我想在沒有下雨時媽媽便會回來，」這個棕色小孩子牽着老婦人的圍裙說。「我要她回家呀！」

「我這也是這樣想，」海琪爾說。「但我想她是不能回來的。」

空氣剛一會的大雨的水點，開始沉重地落在後院裏了，那兒每點雨滴射在牆上，擊起一小點水和點灰塵。一會兒雨點漸漸地有力的落在屋頂上，像一陣連續的拍擊。然後突然的停止了。雙小露對海琪爾說：「一會兒再講給雨點聽，雨點在四式師里去，雅是當君讓掛出的。一

「進來吧，孩子。」老婆婆海琪爾說。

太婆當這綠色蘋果樹在風中搖動，一個小而硬的蘋果迅速的掉下在蓋着小雞的銅罩頂上。時，她開了門，在廚房裏面差不多是黑暗的。這時海琪爾點上了一盞油燈。這個小孩子爬上椅子從四方窗子里注視院內，後牆上的牽牛花籐上的花葉，被刮起來的風吹得彎下去。穿過間大屋的門廊，坎尼第夫人的後矮門來往的響擊着，辛弟瞧見她的垃圾桶打翻了滾進院子里，蕃薯皮滿散在石階上。

『這定是可怕的暴風啊，』海琪爾說，她把燈芯燃了，把燈罩放上去。然後從窗門望出去，她瞧見烏雲扭結成帶子樣的在西方的天空，這老婦人在突然的恐慌中尖聲地叫起來。

『這是旋風，這一定是旋風！辛弟，讓我們趕快跑到葛特太太那里去，因為我們這兒沒有地窖，趕快，孩子，我們走！趕快，孩子……趕快呀，孩子！』

她急忙吹熄燈，捏着小孩子的手，她們一起衝過這間小屋到前面去，在這間里是十分黑暗的，但從客廳的窗上投出一種快要變成黑暗的煤炭的慘淡的燈光。

『上帝救救我們，主啊！』

老婆婆海琪爾開了前門，但在她和這小孩子移動以前，一種巨大粗暴的聲音，驟然震撼這世界，而且隨着使人耳聾的木頭相撞的聲音，她們瞧見她們前面的門廊，平空升起，急急旋動向外捲入天空，駛向高高的一團黑暗里，這走廊不久便看不見了。黑風帶着可怕的勢力吹着，麻木了耳鼓，

一會，這間小屋顛動，搖蕩，和支支格格的響起來，好像是要倒一樣。

「幫我關起這扇門，」海琪爾尖聲的喊；「幫助我關上牠，上帝，」她用盡力量掙扎着抵住這扇被風吹回頭開着的門，最後是關上而且鎖上了。然後她生在地板上用着她的背抵着牆，同時她的小孩子抖顫得像一片樹葉，當她把牠拉在她圍裙的時候，她囁嚅地說：「怎樣一種暴風雨！……啊！上帝！……啊！我的孩子，怎樣一種暴風雨呀！」

「慈愛的主！」她說。「我不知道你的媽媽在什麼地方，或許她在暴風雨要來之前就動身回家了！」隨即又尖聲地喊：「憐憫我的安琪吧！啊，上帝！憐憫這孩子的媽媽！憐憫我所有的孩子吧！我的黑麗德，我的泰比，和我的安琪，所有她們可以逃出這陣暴風雨，啊！天！」

一道閃爍的電光裂開了黑暗，孩子開始哭泣。隨即雨湧下來了。老人不能聽見他抱住的哭着的小孩，小孩也聽不見他祖母的嘶啞的聲音，她當雨在黑暗中瀉下來的時候便開始祈禱。有好些時候，雨水粗暴地在屋頂淋着，打擊在窗門上，到後來，這兩個人變成埋

在沉寂里她們想着有一件可怕的事情會發生，或者已經準備發生，僅僅是大雨滂沱的聲音裏充滿着這夜間的空氣。

雨過後，月亮皎潔地光亮的昇起來，最後雲在可怕的天空里消失了。星兒在暴風劫後小的天上安詳的閃爍，當人們從他們的屋里跑出來，開始去調查在日落時括起旋風所捲去的損失時，天氣是平靜的初夜。人們騎着馬，駛着馬車緩慢地走着，經過這些廢物荒涼的街上。救火車出動了，轟轟的駛去，救護車在遠處載出受傷的人，微弱的哨哨的聲音可以聽得着。

海琪爾老婆婆和她棕色的小孩穿上她們的膠衣站在長冰的前院裏，瞧着她們住的沒有門廊的屋子露台，梯子，屋柱，屋頂，統統被吹去了沒有一點門廊的影子留下，前門敞開迎來空廓地一直通到後院。這是有趣的事。海琪爾笑起來了。星兒，她的一些日子以前說：『旋風，他做了一件善事，』她說：『好像我從來不曾有過門廊一樣。』對面高特太太從隔壁經過草地走來，她的嘴里喋喋不休的講是對她的鄰居的同情，發生

「但是，要謝謝上帝容赦我們的生命啊！不然或許要更壞了，維康那那威雷要發生更重的災難了，現在是，我們失掉比一個燈罩和兩個洗衣桶更多的東西，那些是放在後面院子裏的。幾株樹倒了也算不了什麼。我們正生活着，我們不是麼？我們的一些日子比那些樹更重要呢！」她的金牙齒在月亮下閃爍。她走了進去，一溜門窗的邊上，前門開了。『謝的！』海琪爾鄭重的贊成。『讓我們走到街上去看看，姊姊，看今晚上帝毀滅了，或饒恕了什麼。』上帝在暴風雨之後，給我們美麗的月亮，於是我們可憐的人類可以看到上帝對於一個罪惡世界的教訓。』轟轟的響去，蜂箱車在街邊發出受驚的人，轉眼間，這三個年老有色人種的婦人，在滿鋪着吹折下來的枝葉的濕路上，擇路而行，棕色的小孩跟着，他的眼睛東張西望地看着那些散在路上的小車，窗櫺屋頂和樹枝。大批的人出來了，有些站在走廊上，有些提着燈籠從各街道上收拾有用的什物，有的驚呆地扭着他們的手。靠近這角落一堆人肅靜地集攏起來了。

「賈維特夫人死了！」有人說。事情會發生，這是一場暴風雨，這場暴風雨將帶來大雨，將帶來大雨。

「主救救吧！」海琪爾突然地呼着，葛特太太同樣地呼。

「賈維特先生和夫人都死了。」一個強壯的年青的白種婦人爲這新聞所興奮，加上說。「我們住在他們隔壁，他們的屋子完全掀轉了！貼近我們，碰到我們的圍牆。」「可憐，」這兩個婦人說，但是辛弟却離開他的祖母擠到羣衆外面去了。他繞着這角落跑到那他能看到不幸的賈維特的翻倒了房子的地方。

賈維特是良善的白種人，海琪爾常常說，而現在他們的精製的住宅如一所傀儡的宅第一樣，躺在那旁邊。破碎的家具毫不關心地被撒滿在這濕地上，而且他們死了。辛弟看見一架鋼琴平坦的倒在草地內，象牙鍵在月亮下好似露出牙齒發着光，這奇異的景象，使他小小的身體發抖，於是他趕快轉身穿過羣衆去找尋他的祖母，當他轉角時，他聽到一個婦人在那大房子那邊歇斯的里亞地的啜泣。

他的外婆早就不在那離開他時所站的地方，然而他找到了葛特太太，握着她的手，她是站在那些興奮的白種婦人和黑種婦人的一羣當中的。一個脆弱的老婦正在以一種高亢的

堅決的聲調說她在她的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似這樣的旋風。在瑪薩斯，你相信她已經住在這裏繼續七十三年。葛特太太很興奮地也喋喋不休，開始告訴他們他怎樣知道了旋風要來，他瞧見天空變青的時候便衝入了地窖，直至雨止了她還沒有上來，她是這樣地被嚇怕了。當辛弟用力拉她的手的時候，她是正在興高彩烈說她的恐怖。

「我婆婆在那裏？」他問着，但是，葛特夫人沒有停止談鋒來回答他的問話。

「你找誰，孩子？」最後白種婦人中的一個彎下她的腰問，在他好像是要哭的時候，

「海琪爾嗎？……做什麼？她在裏面幫助她們安慰可憐的賈維特的姪女，你知道，你婆婆當人們生病或悲哀的時候是善於照應的，像那孩子一樣跑去坐在石階上等她出來吧，」這樣，辛弟離開了這婦人，跑去坐在黑暗中的大屋的石階上，那兒是死了的賈維持夫人的姪女住的。有些人坐在門廊上，但他們不久轉過矮門走進屋子裏去或下街去。月亮投下了奇異的陰影，橫在辛弟坐着的潮濕的石階上，但雖然有月亮，那兒樹下還是黑暗，因為這古老的屋建築在街上背後遠處。滿院子是櫟樹和槭樹，辛弟能够聽見燈光從一個樓窗門裏

反射到近處的枝幹的濕葉子上。他聽着一個女孩叫喚，同樣在那上面燈光也亮着，他知道海琪爾正在放一些冷布在她的頭上，或者正擦着她的手，或者把人們趕出了房間，慈和地給她說話，這樣她不久是會好些的。

所有的隣居，白種人和有色種人，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便叫他的婆婆的，她是一位好看護，她們說，病人歡喜她的周到。她們叫她時，海琪爾常常到，并且，帶來也許是她自己做的一些湯或是一些果子醬，有時她們給她錢，有時候她們沒有給她，但辛弟以前從沒有在黑暗中坐在門外等着她。他把他的背靠近在頂層的石階下，把他的肘支在他後面的門廊上，這時天氣是逐漸晚了，街上的人們都走光了。

在那裏，黑暗中，這個小夥子開始想及他的媽媽，她是在市鎮上的那一邊給一個有錢的白種人的太太叫做黎斯夫人的做工。忽然恐怖的念頭湧入他的心中，也許正在暴風雨起來的時候，她離開了屋子回家！差不多通常是在入黑前他的母親便回到家的——但他今晚不在那裏，當暴風雨到來的時候——她應當回家了的！這思想使他害怕的。她應該在那

邊！但許是當她走下大街上的時候被暴風雨吹捲去！許是安琪被那吹翻賈維特的屋和把他婆婆的門廊捲飛上天空的猛烈黑旋風刮了去，許是旋風捲了他的母親，辛弟這樣想，他要找她，她在那兒呢？她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嗎？現在她在那兒呢？

大點的眼淚開始滾下他的兩頰——但這小夥子忍住要湧出來的淚，他決定不去哭，不讓他自己再在這些白種人的屋的石階上哭，他在黑暗中止住哭泣像一個大孩子一樣，於是他擦乾了他的眼，把他的腳後跟抵在水門汀的牆上，在頂層的石階上躺下去。不久，他自己呼呼地入睡了。

「醒來，孩子！」有人搖着他，「你露宿在這樣濕的石階上是會病的，現在我們回家去，像你這樣大的一個人用不着我抱你了吧！要麼！孩子？……醒來，辛弟！」他的母親彎下腰去，從荒涼的石階上抱起他的拉長的小身體來，她抱着他，抵住她的柔軟的沉重的乳房，讓他的頭放在她的一個肩膀上，同時他的穿着泥濘的膠皮鞋的腳垂下來觸着她的衣。